太保費文憲公摘稿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之十五

書啓類

賀孫宅重建新居小啓

恭審衮繡晝歸華居再建賀同雀躍值大廈之既成姻泰龍飛幸門闌之多喜情深頌禱跡阻趨伏以兼國風肴素之起樓臺之地于公孚德當新容卓蓋之門謹獻菲儀用將下悃更頌爰居爰處無衆風凌雨之虞多子多孫傳食襲飲冰之業敷陳罔既涵貸是祈

奉林見素書

自奠邑禮送之後即遵塵途追數歲月忽已四稔中間奔走碌碌雜以憂患遂成虛度故於執事屢觴往徒勤亦不得一脩問候之敬每一念及不覺背汗交流使来乃辱垂賜教言此可見包荒之度好士之誠出於尋常萬萬顧某何人矣足當之惟益深感佩而已鳳山佳勝宛然如在目中恨不攜杖屨往陪幽靜之樂然新　天子龍飛訪落方此惟惓允天下之憂而憂乃賢者素所蓄負也亦豈容懷珍自潔以追逐溪山雲月為樂事哉且敝鄉數年来簡易便民之政紛更殆盡如病者已困又從而汗下之吾儕小人方

歎得九折之醫撫摩療養庶幾漸復而况湖山千里寄在帡幪之下宜不忽恝然視之而姑欲自貪高卧之樂也其恭辱誤愛敢此奉瀆伏惟察其衷而恕其妄幸甚幸甚

賀丘瓊臺先生入閣啓

伏自舊冬恭聞大拜不徒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宗尤深為今日得人賀竊惟宰相之職論道為先必其素蘊乎明德新民之學而又善運乎賞善罰惡之機然後經綸有本舉措得宜可以正朝廷而統百官和陰陽而遂萬物救世以降實難其人惟有宋晦菴夫子惜温公

之奧以默窩纂取之權西山先生衍曾氏之書以發
揮治平之義深明聖道允稱相才使其身獲顯于時
其言得推於用則二公之事業豈下於伊傅而宋室
之治教可復於虞周惜乎有其具而無其位有其臣
而無其君豈特二公生也不辰實亦當時氏之無祿
恭惟執事老先生學躋聖淵識達國躰竄舊史以正
世綱可刊栅菴之誤衍遺經以濟時務克補西山之
遺相位宜居人望久孚今幸以赤心而受知
聖主以黃髮而輔理盛時凡所著之成書皆可見之
行事中台既耀七政為之交新此祿攸隆萬宇斯蒙

寧輯況文潞公之精練少年那炤衛武公之功耄壽老無倦此實宗社蒼生之幸也宏宿蒙教養之恩亦與使令之列心馳門下喜蓋甚於猗嬉身滯周南愧莫同於燕賀所願收奇功於桑榆以畢白儒效等喬齡於松柏以仰承天休狂僭之罪伏乞鑒仁矜恕幸甚

與江西巡撫任公宗海書

江西之事弊也極矣所以屬望於執事者久矣簡擢之命既下縉紳交賀以為得人而吾鄉人士喜溢眉宇列郡之民自是其有更生之樂乎閩姚源連寇至

德興者皆願聽撫於執事中爭之處可及豚魚蓋不誣也但鄉人来者謂弋陽境內尚有餘孽數千亦是姚源流出豈撫之猶未盡將延蔓難圖也執事必思所以處之而不致其滋蔓矣竊意其中有名首惡不過數人其餘悉出脅誘未必無自新之意第曉之或未詳明當時所降黃榜旨意亦坐不知首惡主名未及指出今宜指數其尤惡者數人明白曉告惟此數人不赦自餘一無所問或此數人能自相擒斬以獻并赦其罪則彼欲驅民以張勢與助盜以為奸者其心必相疑其黨必自散此兵家伐謀伐交之策且於

惡之義有過之行而無所失不知以爲何如也劫河北群盜不下十數萬人前者既下解散者七八萬而劉六劉七齊彥名及劉三趙風子輩始孤弱潰遯而南矣亦惟此數萬人多出於脅誘而非欲死於鋒鏑之下也好生惡死人心同然江西之民豈獨甘就死地乎在爲民牧者有惻怛慈愛之實而明示以可生之路耳傳者又謂狼兵未至賊惴惴有必死之憂以爲其鋒不可敵也及狼兵既至與之交通縱其奔逸則其勢益橫略無忌憚蓋往時流劫不過一二百里猶未敢離其巢寨今則至德興至弋陽又至上饒

駸駸至徽衢界出且有由鉛山而入福建之舉是猶
病寒之証傳經不已而且為流注非有仁心仁術如
執事者其孰能救之闔狼兵半已擅歸民固不堪其
毒而深幸其歸也然賊未盡除兵不可罷而本地守
禦之兵及僉充機快皆不足恃故論者欲所在大家
團結丁壯自相保障從前巡撫勅中皆肯一如近日
何溪都等處亦以一二大姓當賊要衝能合力道之
而使之不敢遠出此鄉兵可用之明驗也愚意謂合
之機兵雖不足用若許均其役而更其法則固可轉
而為精壯之兵也蓋舊日是役備遇該縣官止差老

開報僉充類多私弊或人亦事産無大相遠而有與
有不與甚者故富差貧往往有不均之嘆且村落之
民未能去農畝而覊縻於官府富室之子未能脫優
偃而并列於戎行則必出銀若穀募市井游手之徒
以冒名代役平時不過用以追呼經送而延乃以之
拒賊正所謂驅市人而戰徒足以損我之威張賊之
膽而豈有毫釐之益哉今欲均其役而更其法者何
也大約機兵一名每歲顧募須銀二十兩假令縣額
機兵二伯名則歲費四千兩而此四千兩者宜令該
縣有田之家通融均出若有田四萬畝畝出銀一分

足矣況大縣之田未必止於四萬畝則其所出至微而易辦也如此庶勞逸均平而人無怨者乃以其銀募可以爲兵者充之或募富家佃僕私習擊刺者或募捕獵人▢戶扼虎而射命中者或募今日聽巢惡少之革心者審其年力籍於有司各足原定機兵之額擇大家父老素有鄉曲之譽而其才又足以馭衆志又在於立功者統之縣各二人或三人每月率其所統一冊赴縣中聽掌印官比較武藝大略如操練之法視其生熟嚴行賞罰必求實用不得徒爲文具一鄉有警防禦追捕皆責成於此二三人有功則賞或

功多則與奏請官職如近日浙西聽撫賊首何積與
及四川領兵吏何定事例若鄰邑鄰郡有警彙賊來
多少事之緩急隨便調發互相應援而其簡閱稽考
不一屬於兵備憲臣此法既定三數年間縣縣各有
任戰之兵盜知有備必不敢發即發亦可撲滅自不
能滋蔓矣兵未易設事未易集而區區亦非好為是
嘵嘵費憎媒怨也同室之鬬剝床之災頗切念慮不
能兼置且幸執事之英明果決能采而行之故因奏
賀之初輒敢以是而瀆告焉若夫斟酌損益務使合
於人情中於事機則高明自有權度而非愚所敢臆

斷也特契奠發統惟原亮不宣

答吴克温

近日劉主事去會附小啓不意至湾中發回數時無便遂稽載謝罪過罪過殘寇沿江入海密邇貴邑不免戒嚴初未得小女到京的耗憂慮頗切及領教翰此乃始釋然矣聞操江士卒舡隻狼狽殊甚而當事者乃漠然置之度外亦然有警徒效王欽若脩禳之舉天下大計因循廢弛一至於此誠爲可笑可恨如近者狼兵越境擄賣人口法在必誅而不以救者不知何人力主務從縱制不使奏請聽其輒便取回使

遠夷桀驁之性無所懲創而江西之事自是倍難措手矣此亦計之甚謬者也全卿委任權力不為不重而隨賊嚮往之旨亦可謂諄復切至此中方恨其南馳之不早耳若夫廟堂全不以賊憂恐傳聞之過也遭時多故事勢扞格易曰二多譽四多懼圭峰頃無一字見及必以為不足教然非身當其任目見其事心苦其難雖有喙三尺固難強人之信也所上之疏不曾送下意者難處而留中耶尚得與聞當力為調護敢因其言之抵觸而置私忌於其間以犯天下之公議乎若無益於天下而徒欲以直取名以身嘗難

且使毒流縉紳如陳蕃竇武如李訓鄭注如丙寅倉卒之舉則亦不能且不敢也宏處非其據負愧懍㝠日夜忖度獨決然引去於身計為甚便耳因来教示及敢此妄發惟萬萬察恕幸甚

與吳獻臣方伯書

別久傾注益勤承賜手教藏之巾笥每一展誦宛如君子之覿嶺表地重昌黎固已云然若執事望重一時則恢恢乎遊刃之地矣且按察之熟又朝廷委重殊典祗篠循業風魚息哭可不止而次也弟奪我公而他之湖山千里之恨誰則罪之况淡長孺之正直

實君子所恃者亦宏新築書樓始成日常櫃務之暇專有几案頗覺世無他樂蓋嘗用端杜之句妄作一聯云辛苦三十載始有此廬大庇千萬間慚非廣廈執事知我愛我可妄言乎倘能寄題數語增重多矣桂花茶數瓶因便附上少助清苦之味南望五羊無任惓惓惟倍自珍嗇以慰斯文之望不具

賀曹貳府先生受薦

此者側聞賢監司有剛明之薦私心不勝喜賀非為執事賀也為公道賀也為世道賀也蓋賢者以直諒在遠外舊類壞實深憂邇兩番猶及好德者陳澋之来

泯而亟泯毋以為石且惜其櫝棄道側欲琮璧之瑾瑋之則所謂毀譽失真之可畏者吾今可無畏也茲不泥為愉道賀耶茲不足為世道賀耶僻存山林恨未能趨郡闕以致此情謹顓舍弟完代謁況聞介然側不受賀郡有不豐之儀徒足以傷賢者之意而無益焉亦惟托諸手墨以布區區之私喜而以粗茗數葉表野人間闊之誠且庚錢有助於清苦之況也伏惟亮之不宣

泰石齋書

拜別忽已八年曠戀迭紛無日不在左右思昨於春

拜領台製書教勸拳太君子誼薄雲霄不遺疎遠固
如此其厚也第時以家難甫靖林壑之棲息未安自
後復以世變日新而江湖之憂疑亦切用是久缺脩
謝自知罪不可逭矣然恃汪汪之度必從末有不深
諒也夏初伏聞 聖明經綸渙發德音數十年之巨
奸宿蠹掃除殆盡我石翁經濟大業奇偉不常德被
生民功存社稷直奇追古人而並之宏幸得沾被覺
理之澤詠歌太平之休自分終老鸕湖耕鑿閒而鈞
戲寞豈敢復有他望識而乃復荷吹噓特被
召命所謂休休有容以求崇賴之慶固我石翁之素

抱而宏剡自愧非其人也初以與王龍飛謬應著畢京散解避且小姪懋中書報我石翁戒勿遲遠八月初間已發舟遵途既而三思恐難怠分輕進與一疏遣令上聞惟我石翁知宏驚下鞭策難前俯念棄病聽其自便不致上累知人之鑒下貽知我之羞其成就之恩亦不淺也臨啓不勝拳拳之至

答方壽卿

別忽六年無緣一見每與文樹嘆吾松岩不畏強禦之為難及也小介道長百倍成化末年趨者瀾倒莫知紀極甚至一宴費數千金揆悅之喪百物出於衆

廉恥之節而不以虐彼方視為諛恭以誘吾黨而隳持進退之權以立其威其為可畏實不在吉之佞幸下於此時也士大夫能守靜安常不為阿諂足矣而吾松崖乃出與之抗號於明廷損其不貲之利不沮不怵從容退處寧棄目前可得臺省而不顧不貲之利所易及邪僕不善處世困阨數年近方復舊址為碩兒畢婚課農給養蹤跡苟安然此時此地憂亂懼禍之心猶未能脫然於朝夕也文材歸草此奉布兒輩荷文材教益甚多實松崖所賜并此叙謝不具

答王雅安書

日来頗淳方切忽領手翰無任喜幸宏素愚戇不善處
世自陷禍穽猶賴諸公相念相卹逆黨漸滅乃有寧
居茲者復承慰籍拳拳若以寬釋其憂思而撫摩其
疾痛者此斯文骨肉之情誼也自愧譾薄何以得此
感刻感刻備詢信使知行臺有相多納福慶甚慰悲
秋之感誠如来諭林下散人所恃以無恐者中外諸
明公必能并力一心相與圖回翼戴以庶幾於底定
耳如執事之才望器業傑出一時士論浩然歸重何
為遽有乞身之請耶竊意在廷諸老必不肯苟順其
求而不留自助况天生異材必有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之木亦必盡其所用然後爲無負其材頗瀏事且必安之毋汲汲以求去也所示文公定論敬封疾讀是衆自得之學守約之功非流俗所及因悦平生汩沒漫無所得望高明時有以警發之備該幾所謂頓進豈非晩年之大幸哉便告歸甚迫草草布此千萬照察不備

與唐提學書

奉別忽已經年懷仰盛德未嘗一日忘也去秋奉教備及逆賊寧府二令之事見先生慨然改容持議甚正已豫憂逆亂之將作矣不意變出倉猝一時舊類

無所於避遂為衣冠之禍而又幸天奪其魄倏爾就擒諸公之憤可以少洩豈非千古一大快事陽明公及伍謝二公皆甚惜先生敝郡諸學生從又爭上保明文字公論在人未嘗泯也頃檢宣德初元漢府平定後詔書有脅從者釋放不問一語實竊為諸公喜諒朝廷率由舊典必原情放拭蠅矢汙玉又焉足介然於懷耶廣信郡學生余伯源赴考之便特倩此問拳拳之私殊未能盡萬惟亮察不宣

與汪司成書

去夏族姪沭以部糧往留都屬附小啓及薄帕致賀

不意變作道梗未能上達因循至今遂成簡慢伏
我者必能見恕而鄙人中夜計過則未能無恨也司
成模範天下士以清德粹學處之磨礲浸灌必有大
效宋李諸公將不得專美於先朝矣非佞非佞宏偷
安如昨近得清湖而卜築焉山光水色環映四座而
風帆沙鳥隱見出沒於行歌坐咲之中自幸可以終
隱而無他慕此亦餘庇所及也敝佃去便謹附此少
伸傾注之私粗幣一端補賀意并萬溷納不備

與夏公謹書

迄郊李夏之別不覺兩年當時歲及夏疑之苦奉[illegible]

報復之情惟執事見之真而知之悉已而逆賊就縛
寒家幸免太禍料執事為宏助喜又必有異乎他人
矣忝喜榮擢諫垣清才粹學名播士望辱在契厚助
喜之誠亦自與他人不同但恨僻在蹤冗未能即致
一言之賀耳大逆初平不意事變一至於此實臣子
所不忍聞者 聖君紹統付受得人天下欣欣有太
平回久望切惟逆鄰之罪未正賞功之典未行人心
解體忠義沮喪設復有變其將誰使且錢寧江彬相
繼擅權簸弄威福進退大臣援扳孤媚之徒倚為泰
山奔走其間揚揚自得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illegible]

矣耳目習玩以為當然置而不究此皆風俗紀綱大
壞極弊所當釐正而不可緩者新朝清明君子道長
天下將洗耳以聽鳴陽之鳳矣宏自分林澗他無所
覬若研册吮筆歌頌太平或從稗官選野史以竊記
聖政傳之來代則或能少效其勞也恃愛妄發惟心
照草草

答汪景顏書

久別方切傾注忽辱顧使賜教且諗行臺有相文候
多福甚慰下懷恭惟 聖天子入紹大統赫然中興
盡逐群奸釐百度如掃除陰曀而仰見久鬱之天洎

如旱饑太甚而甘霖霑霈數天草木莫不勃勃然滋
長更生真 堯舜之君漢唐而下所罕見非我
祖宗德澤之深長天下臣民福祿之未艾安能篤生
真主秉時而起以致此太平之盛耶而執事中遂一
疏啓迪聖衷迎其機而發之堅其志而使之豫定則
贊襄之功亦不小矣夫天之將霽必清風導之欲雨
必名山之雲氣從龍而四布茲非明良相值之奇會
哉由此緝熙聖學勵精政事將致唐虞之治蓋有必
然之勢而調養防閑慎微慮遠在吾黨尤當留意而
不可忽恃在至契敢一一及之宏實迂拙豈足以備

召命幸君子不棄遂荅為一明主所棄進止猶豫尚未决惟高明其終教之使回護沈甚謝感荷之私非書所能盡

與楊邃翁書

自令郎嘉承先生别後多缺修問煞明公動履康健猶如少壯則南來壬夫往往能道之而宏竊以自慰焉井渫不食宏之心惻非一日矣兹引退陋多故武略不競整頓圖回非如湯起所謂攻入詩之所謂元老或罔攸濟故進議惟薦無能出明公之右當守簡在亦首以黔朔公夫以台閣耆舊豈應處之閫外而

勞以折衝禦侮之事耶但竊意明公志在天下先憂後樂區區內外勞決必無所擇乃輙從公議處之而公槩之於心則甚有不能釋然者明公能諒其情而恕其愚否弟思事如厝火積薪之下明公宜及其未然而為之備恐不可揖遜徐行辭避之章決不當再上矣拜教之辱甚感甚愧使旋謹此奉布臨書南望無任勤懇伏惟為　宗社生靈倍自保嗇以慰中外拳拳傾仰之私不宣

與子美弟

前月望後得十四及進祿二紙劉京知御故心甚

誤及得賢弟手書乃知感觸時事過為愚兄憂念如此拳拳非篤於孝友者能然乎　聖性至孝一二年来諸老據古禮持之太過以致子間甚不能堪奸人從傍窺伺乃特出異論以投其隙遂至牢不可破　吾儕又伏闕哭諫以犯之死者杖者幾五十人世道至此可謂晦盲閉塞之時矣旋斡之勢不容不少異於前委曲將順乃克有濟然其間苦心極力蓋有不能以告人者非身經其事豈能知其難若吳耶朱縣尊有書以陳曲逆狄梁公之事為諭其見略同亦徙感其相愛之真而又服其深識遠慮究於時措善濟時

之苛求也非見盛欲薦號偶遺之豈以年資之未久耶抑以同鄉而有所避耶然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詎能留鑛蘊名久而不伸耶會間可為一謝之呂老親事聞其父毋肯親送甚善子和弟來時可附搭並行煩况紀醫官一一達之粗重裝奩皆不必帶惟該用衣箱三四隻隨行足矣此間衣服首飾之類亦以路遠不能附歸俱煩紀備辦可也近日開生員納粟事例諸姪中有循就者乎樾兒父喪後恐家事累身不能專務舉業或由此出學求進可也聞及之諸不能縷

侯再報

與朱縣尊

伏自執事寵臨敝邑邑人頌治行如出一口而舍弟書報尤詳萬里在前綏繆祢驅何所不到比者兩辱手翰乃過於謙退若有所避焉者豈彌尤之地不足以展布其宏略耶僕自愧凉薄屢荷厚愛不知所以為報偶有淺見不敢不效於左右夫今之仕者往往以能自樹立為賢故於酬應之間勢或齟齬必欲強直自遂利害禍福皆有所不暇顧以節士觀之可以為難矣然一遇強敵爭雄角勝必俱傷兩敗而後已至於事休氣平始覺前日之舉似或為過當則已無

及而不可追悔矣故古人有忍事敵災星之滅蓋深有見乎此而非謬也近聞執事偶因公務與府主張公有嫌僕不知事之顛末未能決其是非然以事體度之頤執事務從委曲毋使人謂在上者之不能容我而毋使人謂在下者有不獲乎上之迹不亦庶幾於兩忘而無累耶不知高明以為何如恃愛輕率千萬亮恕幸甚

與劉大理汝澄

敝鄉已卯之變逆賊勢甚洶洶氣吞列郡當是時也觀望之徒昧於逆順萬一有從風而靡者衆志弗固

逆焰遂張則雖有勤王之師為力未易頼執事以孤
忠首植赤幟力遏其鋒由是人心翕然乃皆左袒自
進賢以東無一人陷於逆亂實惟執事之賜而宏與
逆為讐自分必死而又不能避而之他微執事蔽匿
逆黨縱之東行則且有縛而獻之以為功者矣惟逆
黨既擒乃脫於禍是賜宏尤厚也况入朝之後又借
之齒牙聞之當宁以明宏之心跡而至於叨賞甚濃
宏嘗心口相語或語諸妻孥不知何以得此於執事
也執事盖非望報於宏者第宏每自愧無以為執事
之報而其心實有不能釋焉者矣惟執事俯宥樵才

方爾垂望不可一日不在　朝廷向也引疾而歸殆欲隆一日之養盡人子之誠此忠孝相須之大節也今大事既畢祥琴既鼓固當委身報國不可家食而肥遯矣不知有司者能身勸為之駕否也宏於是實拳拳焉得請南歸道經仁里未能晉謁姑此奉訊伏惟亮照幸幸不具

與少司空章公以道書

黃河為運道之害久矣涉河之梗隨濬隨壅已為可慮宏所深慮者則以徐淮之間實南北往來要地其人多梟雄鷙悍喜鬭易動叔季之世往往有啓釁滑

難者出於其間和應延蔓遂以貽天下之害今河流泛溢已十數年上下數百里桑麻之區蕩為巨浸民之衣食無所仰給而公家之賦役勢不能不取諸民者又或不能盡蠲飢寒愁苦無所聊賴其流為餓殍去為盜賊必矣如是則安知其無意外之變乎此論者所以欲求河之故道亟為疏濬以殺其東趨之勢蓋所慮者非獨為漕輓一事也頃在京師伏蒙教輸且示疏濬之宜則執事之於斯事蓋亦勤矣自璽書委重以來相度咨訪必有定論然竊聞或者以為河勢東趨故近歲河南之害十減六七今欲殺東

趨之勢則必復為河南之害似以疏濬故道未易舉行夫利之於害當權其輕重而審之河患之在河南與在徐沛其輕重固亦同也河南之利害係於一方徐沛之利害關於天下豈可先一方而後天下乎宏南來艱得與執事一會迂疏之見不知執事以為何如昨在東昌聞軒車已往金鄉請教無由特此布懇去國之人出位多言罪過罪過伏惟亮恕不宣

奉木翁書

去歲令弟方伯公西來伏蒙賜以教翰欽承寵貺感盛德何日能忘恭惟明公之出也天下之人莫際

舉手加額以為世道慶而又豫恐其不能久安於位竊有憂焉既而果然則莫不拊心扼腕歎君子之難容猶恨霖雨之澤未能大慰乎雲霓之望也夫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乃古大臣之節與彼務為容悅患得患失者不同側聞明公之再入也持正守直視昔不殊卒以不合而去卷舒進退惟義之歸高風大節終始一致豈不益增邦家之重此其有補於世道亦豈小哉宏素辱知愛輒歆以是為明公賀第以阻脩無便而紫嶽也聚姪李孔清隨宦廟山因附此以布下懷東望鬱鬱無任傾縱伏惟為道珍護益綿壽祺以

慰善類奉孝之孫齋甚

慰林夏官志道

去歲聞尊翁之訃不勝為吾道慟為世道慟值初歸擾擾未得奉慰罪何可言惟我素翁平生之所自立可以後天地而不朽高朗令終夫復何憾第耆舊凋謝典刑日遠此吾儕善類所為深悲而求歎也哭不望惟塑不執紼南望雲莊徒切瞻戀而已辦香之敬特附黃友欲脩獻諸靈筵以洩哀慟之誠翁靈赫如其吐之耶翁有嗣如志道不死矣大事未襄更望節哀保遺以慰斯文之望不具

與張學諭

吾鉛昔有群賢堂取是邑前後名賢之所經歷郡人之有行義寓客之為睎望者不以爵秩尊卑姓名顯晦凡有一善言行皆傳之贊之文從而俎豆之甚詳其於邑誌蓋一方之盛典也然所祀邦人自狀元劉公之道而下有宗丞虞公泰刺史祝公可久辛公祐龔公斆及傳長者續韓孝廉洙申孝子世寧太守胡公濟憲副胡公漢屈指數之纔十人而已矣其嘗恨之鉛為縣幾八百年而其鄉人之行義可稱者僅止於此豈此外果無其人耶抑文獻不足而無所於徵

鄉其嘗讀晦翁文集見其與蔡季通書劄謂鉛山徐
子融老成有守常作小學欵延之家塾為諸子師範
守融不知為本邑何許人既為晦翁所重則其人必
賢者也然書鉛之人鮮有知子融者使其姓名不載
於大賢之集則遂將與草木同歸於朽腐而已然則
謂是邑之賢果止於所祀十人而可乎堂之廢不知
始何時而邑中鄉賢之祠久矣不設其毋病之甚哉
務求今而其特立獨行者并而宗祀焉無惟其叅
合於其特立獨行者能崇重而表揚之則叅稽新集
其可遵守而非邪者莫不激昂自勵而欲為君子之歸

此鄉賢名宦二祠有司不可以不舉也茲幸先生來署縣教拳拳以尊賢善俗為務近聞縣主王公議祀鄉賢者沒而有知九原之下必當有以自慰彼其好脩自重固不負於勤一世以為心也由是鄉人子弟知為善之名雖久不沒豈無自奮而思齊者乎然則吾鉛之缺典自先生與王公創之吾鉛之多賢亦將賴先生與王公作之豈非一時之大快事耶前此鉛之所祀僅九人固甚少也今茲之舉苟有可祀而無慄者頗博采而增入之勿患其人之多使所舉不公而有愧於俎豆則一人濫入已足為此祠之病使所

舉無私而有補於風化則雖多又何害焉大都立祠示教在於至公歆其多而不賢者與焉固非公也患其多而賢者遺焉亦非公也其方幸茲舉為一時之盛典而輙慮賢者之或見遺故以此告於先生惟先生裁之不倫

與劉進賢書

向年執事在德興聽斷之暇每與諸生商確文字講評道義已竊歎執事之才力過人其中所養必不凡非今之俗吏可及矣既而更治大邑雖為進賢之民喜而奪此與彼亦不能不為德興之民恨乃今事

讒忽起而貴州適在黔域之內近道之衝實為滇東要害豈非天佑斯人陰脇斷道之一表而預以賢者處茲要地耶茲豈偶然之故耶坐之開難作慮其放兵四掠日夜西望惟恐烟塵之近窺收食錢廢且將為遷避之計三四日前人士從西來者咸傳執事方且獎率義兵守禦不懈賊黨過者掃蕩無遺誠所謂聽於下風而竊自增氣者執事以儒生文士首與賊抗挺然為一方忠義之倡蓋與古之鄉公權頡頏下上而其保障東北預伐叛謀且使之內顧巢穴不敢揚帆而南指則又二顏之事業也使 朝廷養士皆如執

事則淮南之謀付寢而今日之變可無矣僕恨相去隔遠未能朝夕左右有所贊畫而獨往之誠匪朝伊夕聞反賊之兵入湖者已被官兵殺敗而其氣甚沮果爾則亡在旬日況人知逆順皆有擎鼓荷戈之志執事與焉餘于兵力果足以勝之何不卒之直搗城下與之一決以早收成功而上謝 天子耶若拘常守誠必待王師之至則事久或變況客兵四集煩費騷然民之受害益甚矣往年安化王謀不軌不數日仇鉞洲卿坂圖等相與聚謀擒其黨何錦丁廣周昂而寘鐇遂就縛亦未嘗待王師之至也[illegible][illegible]賊予人得不

許先發後聞又備兆明訓執事幸出之都憲陽明王公亦調兵四集矣借箸前籌以為忠義之助僕雖駑怯固不憚於一行也今而無任見教幸甚

答巖四府

日來豐承餽問悲感厚情逆賊之敗初三日午前道路籍籍已有所聞至晚揚弋陽見報僕猶恨捷書未得茲承示及以為有機則其事可任不疑矣執事殆亦亮僕憂國惓惓之心惟恐其聞之不早故特勞一使走百里具告以事之顛末使知其今次無成若以慰其心而功其言焉此情之厚猶不可言也脫使撲

如何人或有傍觀後覬之狀則識事豈肯開誠以見諭乎夫此賊之亡實天下之大幸苟非其黨宜無不喜焉者若寒家受害最深賊兄弟久處危疑之地惟其敗之不速焉是惧今見其速敗而幸其無成其為喜慰又可以言喻耶盖癸酉之秋此賊與方伯鄭汝華有嫌遣人通意欲中鄭以危法僕以國有正律不敢從其父討復護衛又遣其承奉致賂欲必得之僕時有嚴禁不敢受二事皆大忤其意未幾僕無故驟退或以此賊中之也及歸又屢遣所親招僕往見僕以去省甚遠無嗣見之禮迫知其邪謀已久策其反

期不遠惟以遜辭拒之於是此賊之根由深見害之
謀不已不幸群從兄弟與李貳拾柒等有隙此賊乃
使老吏毛讓者唆之誣僕兄弟以主令行劫其意謂
朝廷可欺則殺兄弟罪不可免矣賴吾巷彭公方掌
風紀叅出虛情止行查勘此賊始謀不遂則主令李
賊等殺人發塚以快其憤而發一塚則毛讓令子婿
啓報皆厚賞以歸又賴巡撫孫公及執事諸公力持公
議請兵擒捕明旨亟下此賊雖百計阻之而不能得
然其爭勝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傳聞今年夏五月欲
請 勅簡制鎮巡三司撫推肆惡又妄言李賊等皆

聚之擾亂吾猪家十二等群盜之劫害南昌皆守圉
不能撫綏所致使其計得行則三家之獄必將反異
而賊兄弟之危如累卵矣又賴　主上開明赫然大
怒却其貢遂其使差官來勘將必有以處之此賊度
必難免反計遂決恃其稔惡已久罪不容誅故天奪
其魄而速其亡耶使此賊遷延不滅賊兄弟未能一
旦無懼禍之心令幸天日昭明莫余毒也已賊兄弟
之喜安得不形于言與色耶況素感靴事之知安得
不吐露衷曲備陳于左右耶宜爾耳然喜之約僕不
敢辭但恐公別擬選一將無暇及此耶近作數首與

賀中丞年公平定逆藩啓

茲者恭審糾集義師削平大難所賴所托震慰尤深竊以漢得周亞夫遂平吳楚之亂唐用裴中立乃成淮蔡之勲蓋遭變知權斯不昧被髮纓冠之義常幾能斷乃不失乘墉則斗之時惟此逆藩久蓄異志望迷四海但知蛙井之為尊夢銳九天詎意虎闌之難邪險如鬼蜮暴甚豺狼尚賊異以劫齊民或衆寡盡遭其殺戮散舶貨以漁奪利盃傾家未厭於誅求覩發命以遏皆漸奸復所阻狃此淺謀之世忽然嗣

戮之誅戕害大臣齊搗方兩傳偽檄以動搖宗室肆醜詆以誣侮　朝廷皆臣子所不忍言實神人所同憤怒揚帆東下欲有犯於留都逆旅西歸尚思據乎舊穴惡難悉數罪不容誅若非國有忠賢力扶社稷飛羽檄以申明逆順揚我旗以揭率英豪則虐焰方張誰撲燎原之火狂瀾既倒誰為制水之防惟人心有所恃而不震不驚斯賊計無所施而浸微浸滅士鼓登城之勇着克逆巢人懷敵愾之誠爭擒元惡煙銷戰艦江湖無噴激之波鳥避轅門霜露積嚴凝之氣行且陳俘執訊奏凱叨冊國法正而逆類潛消天

步安而太平永享歡騰列郡椅敝焚拯溺蒸仁壽遊四方免居送行賚之苦難弭非常之變寔為不朽之功此蓋大提督中丞陽明王公具文武之全材講聖賢之正學忠孝誓捐於遠近精誠遠格於神明是以動惟厥時戰則必克掃除氛祲雖黯繼照之光整頓乾坤永奠居尊之位芳垂汗竹績紀太常信奇偉而無前豈尋常之敢望某小身居農畝未忘廊廟之憂家在亂邦恒懼床膚之剝頃見兵戈之起已為遷避之圖幸遂底寧敢忘大惠烹魚溉釜每懷顒助之私責劉持謬莫致趨迎之恭敢馳尺楮少布寸忱伏惟高

銘類

致知銘

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而理所由寄吾心之知虛靈不昧雖主乎一身而實妙乎衆理惟物之理有未窮故心之知有不至是以善惡不明莫誠其意已不可脩人不可治譬之目焉内具熒亭外察險易然後可以登高望遠而致乎千里若使三年不目日以縢其精三年不目日以縢其視則熒枯手沉亦擿埴索塗冥行而已以故君子之學致知為始云者因其所已

知而窮其所未至穹壤之大毫髮之細古今之遠瞬息之邇莫不窮其孰惡而非孰善而是至於積久貫通靈襟中啓則物之表裏精粗如燭照數計而龜卜心之全體大用如鑑空衡平而水止知善之可好也如好色然欲以足乎己之目知惡之可惡也如惡臭然欲以足乎己之鼻蓋脩治之端實於是乎基汝既知而又銘之則所以從事簡編者不可徒區區於口耳也

贊類

提學僉憲陳君文鳴魯大父諱與彬乃其配

蕭孺人像贊

此隱君子太丘之裔偉然風儀廓然胸次篤孝友之行於家達煽仁讓之風於族里左經右史能含咀其英華厚地高天亦窮探其文理遺埃壒之浮榮抗煙霞之高志爰及曾孫始發其閟文行旣彰於人而功業方鳴於世吾於是信善慶之相隨見天人之甚邇冑於蕭媲于陳稱淑女宜家人昌厥後麟振振念遺德此其真

同年毛世誠小影贊

其氣甚和其容甚肅存心坦亮制行純篤守方以則

能以惠愛及民陟刑罪則能以明慎折獄器可遠到胡為奪速嗚呼世誠墓草已宿遺像儼然可為慟哭

進士巾服小像贊

汝之學最出諸人之後汝之名誤列諸人之前亦積善之餘慶與天命之偶然服此巾此慎旃慎旃歆不負天地生物之心朝廷取士之意尚勉盡乎忠孝而取法於聖賢

司馬温公贊

其學以誠為本其行以儉為首生民之休戚視其進退夷狄之強弱覘其相否語功烈當居韓范富歐之

前語道德可繼周程張邵之後噫此古之所謂大臣宋之所謂迂叟也耶

補菴先生贊

稚圭之鎮靜屹如山岳敬輿之言論炳若丹青希文之憂樂知所先後君實之清儉本於至誠我思古人莫之與京惟先生奮起乎百世之下思兼此四老之能位猶未滿其德實則允勝其名吾知其遭際盛時終謨謀於帷幄推行素蘊將澤潤乎蒼生此蓋士大夫之公論而豈師弟子之私情也耶

故大理寺丞鐏恭愍公像贊

傳曰山有猛虎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奸邪為之不興予嘗誦此言未嘗不掩卷而三嘆也如漢之王陵師丹唐之張九齡狄仁傑李泌宋之韓琦皆以身徇國瀕九死而不少屈卒能定大計於危疑之秋雖其間有不幸而無成[illegible]言激論足以植人紀俱將来至於今誦其言猶凜凜有生氣忠臣之有益於人國者蓋如此使皆如楊素許敬宗李林甫雖累百輩烏足齒哉故御史鍾公同以直氣勁節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蓋當正統之末憲廟已在東宮及太子蒙塵景皇攝政遂有廢易之舉公上疏極

諫謂國本已定不可復搖遂嬰逆鱗下獄以死人咸冤之厥後天序復常公之忠義卒白於世彼波流風靡阿諛順旨者視公之事寧不有愧乎又嘗聞之公之父翰林先生嘗歎有所論列而沮於鄉人尋以疾卒公恨焉每曰吾父賫志以沒不幸不死於忠所不成吾父之志非夫也臣忠子孝公無愧矣語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以公觀之又豈不信哉余嘗慕公之忠恨不生當其時識公之為人公之子越今通政知事以公之小像示予語公未第時窓前有紅葵一本非種而生豈天將啓忠義乎因敬為之賛云

不諂不隨若其容之肅至剛至大若其氣之充為子也善繼其志為臣也不有其躬捋怒虎之鬚竟以成人之美成潛龍之翼終收反正之功若公若誠疾風之勁草歲寒之貞松憶逸焉賤葵特隱憂於魯女虞淵取日寔借力於梁公然則窓前之異卉非天將預啟其表乎

李德貴像贊蘇人號杏庄

其跡久寄於燕臺而其音未改於吳語也其其心有慕乎種杏之仙而其系則措樹之苗裔也其學為東垣之泒而其妙若嘗飲上池之水也蓋始乎為士而究

爭醫曰醫與相地雖有異而皆欲濟民於壽域以普吾之仁施邯鄲女婦周老秦倪惟其所愛在我咸宜德必有恒藥非無妄而恥於射利以秉時茲所謂志於傳道而宜其賢譽之四馳也

太常少卿晏公韞輝像贊

於維忠靖有功有德德被生民功存社稷如宋盛時有王魏國魏國有子克像其賢逢槐之陰與世俱延好德而文至肇尚然賢哉奉常何娩懿敏早結主知忠效忠盡先事而憂寧聑無隱粼粼卿月照上符瑩有識興慨用遺其才其福未艾以遺紫來東里之銘

西涯之狀是父是子宜卿宜相人之云亡敬拜遺像

妻祖吉府良醫副杏庄濮公贊

古貌古心其術孔仁金鎞刮瞙應手如神乃膺寵召供奉　禁宸帝曰汝良事我懿親愛歷兩藩恩賚頻頻有求輒應不棄賤貧既老而休仕不忘身有餘之慶以委後人

妻祖毋王氏孺人贊

以柔婉事嚴毅之姑而適其意以儉勤相仁厚之夫而成其藝以科名勗克肖之子而如其志且顯其世嗚呼孺人可謂不死

妻父封翰林院編脩耒軒先生賛

多文爲富博學而精華門勵志桂籍蜚英再持教鐸四秉文衡青衿之受業者咸感其恩義白袍之未遇者亦服其公明曾鶚書之屢薦擬豸綉之超升乃叙遷于六館益馳譽于兩京有子登瀛不負生平之頤承　恩賜勅但貽身後之榮嗚呼仁不必壽吾悲翁食報之未盡仁必有後吾知翁嗣世之當興也

妻母士齋老夫人賛

檢身繕性冰爽玉瑩肅我閨門惟士之行操麻枲輸錦爛葩芬可以行遠乃士之文亟毋樂妻斷機勸學

鳳偶鵷雛卒如所歎庠黌風化館閣蜚華鵲起之應宜有騶虞白髮朱顏貞松益茂一念之仁必昌厥後

婺源舉人余瑩父尚賓母朱氏像贊

白髮朱顏怡怡然類帶索之叟素衣青純顒顒然類好古之儒惟勤生而儉守不勢慕而利趍蚤負鄉評之重老宜賓席之居年高而福自脩善積而慶有餘吾喜其驥子鵷雛已漸進乎雲逵之通顯而桂枝椿樹當並受乎天澤之涵濡也夫以順相子以慈成紫陽之出不媿家聲壽雖不遐德則多有壼範在茲以儀爾後

古耕桂翁小像贊二 府石洲乃尊也

九華之麓苧里之間有隱君子行與衆殊誠慤無僞冲澹自如脩德每勤於念祖睦親尤篤於遺孤課僕力田惟土物之是愛濟人焚券寧廩積之常虛慶鍾似續教必詩書匪經畬之徒艱乃心地之有餘驥子蜚騰方馳聲於別駕蘭孫茂異復茁秀於迭除壽始疑於絳縣不異於堯衢禮度可觀肅衣冠之儼雅紛華久勝宜氣貌之豊肬是何忝於古耕之號而實儗於列仙之儒博帶峩冠行見其顯被鸞回之誥來命加璽安知其不載蒲輪之特聘耶

簡齋贊

莆昜史君純裕甫性安于簡不屑屑世紛學成而隱與仲氏純彥友愛甚篤蓋質美而知道者也其子鄉貢士文材博記覧工于藻繪德器可遠大無䟽予甚畏之因聞君賢爲之贊

贊曰簡德之大本乎天真坤以成物帝以臨民功出昜從治貴弗擾士希聖賢此爲最要彼失則傲厥賊或偏必先以敬斯學之全有美史君心漸實學禮戒僞飾智懲私鑿辭志于簡寧訥毋枝動志于簡寧拙毋隨蛇蚓結蟠蟣蝨瑣細彼俗紛孳我惟一致畝宮

楮室盂飯盤蔬淳朴未散匪慢匪躁家篤于友畏薰
羙德畜而未施知者所惻有子繼志聿觀厥成我歌
其賢赫赫厥聲

雙溪吳君像賛

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予有味乎其言而嘆吳君
盂陽之隱居為可樂也吾鉛之上流有大溪由閩嶠
而來至郡東與東洋之水合流西逝劉之道先生所
謂塵埃遠逐雙溪去者疑即指此而盂陽之卜築實
當其會據其勝因以雙溪自號焉予每至縣必出東
郭訪盂陽循清渠度略彴俯視流泉潺潺覺塵襟脫

然如洗座上見鵞湖列筆卓儼乎其前煙雲卷舒空翠冉冉欲濕人衣扶藹戀戀焉不忍遽去而又要孟暘之雅潔無累於佳山水丘於此焉託隱而忘世也孟暘事其父常逆翁以克家開該室之作可謂肯堂肯構其舊址有而不居則以遜其季弟曷及仲弟鄉進士旭之孤績甯辛勤營度以自樹立而劬躬厚費有弗較焉其孝友之行亦異乎流俗矣況敦本務實歲率僕夫力耕溪上之田以供公稅給日食而無一毫外慕之念暇則取古人書傳課子經讀之嘗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又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此

古今要語吾儕所當服膺而弗失也故其於先人之業守而弗失拓而愈充子經之所進脩如穡焉有相秋望不虛而顯揚伊邇豈不信可樂哉經亦甚孝頃嗇命工寫孟陽之小像以致其祝壽之私而又來懇予為之贊予雅交孟陽知其賢又烏能靳

贊曰朴乎其外坦乎其中脩孝友之政崇禮義之風選雙溪之勝地築一畝之儒宮朝耕夜讀實士名農望杏瞻蒲不憚於經營之勞春傍花隨柳有慕乎遊樂之泰容業思裕後德始勉躬觀經畬之既墾知食報之必豐此國之逸民鄉之善士予以是式其所居

之里而又為贊其所繪之容也

竣渠鍾公像贊

公諱誠字儒造竣渠其別號也生國家全盛之時承故族儒雅之風宅心寛厚處事公平鄉人敬且愛之身雖老于布帛子鄉容克承厥志蜚英甲科晉知宜興有惠政示讓古之循吏今在[illegible]臺又能以樹風聲肅憲度為己任遠大蓋未可量茲非公積善之慶乎予不及登堂拜公幸見公之遺像乃為之贊云

敦龐淳固得之於天[illegible][illegible]利[illegible]承之於先德器溫如風度脩然鄉邦耆舊[illegible]澤儒仙壽極乃發有[illegible]斷賢

花封卑異植府膺簪雖崇養有遺于列嶼而恩貺當貢舒重泉鳴呼早非晚崧公雅咏菜根之淡薄而左槐右棘人尚期瓜瓞之綿延也邪

鄭氏姑像賛

先祖贈尚書樂菴府君生三女而揣人其次也在室事府君及先祖妣周夫人柔婉孝謹府君早世先伯父少卷復菴公及先考贈尚書五峯公為擇所歸歸鄭氏相其夫處士諱塔以勤儉立家益裕事尊章處婦姒遇宗姻動無違禮人皆賢之處士歿理家事撫諸子婦秩然有序如處士之存也今年七十有八動覆

孫徒尚妯五六十人聞持其像命宏為題贊數語蓋欲為不朽圖豈不誠賢乎哉宏竊念先考兄弟姊妹凡八人今惟孺人及蔣氏姑老而且健猶幸可以想見諸父之形似以少排吾儕群從孝敬之情於贊安可辭

贊曰為女而淑為妻而順為母而慈不愧家訓逾七望八亦既有年敬名之詩其志儼然書史寫真從子作贊傳之雲仍瞻拜詠嘆阿母之賢可振家聲爾孫爾曾尚續書馨

南隱方君像贊

其于壽布老於恬然撫孫松而畢景拾甚草以療飢

此南隱君子礼然自得而不慕乎人之知也然而里俗薰良善之德家敬推孝友之施傾高廩以周急儲珍劑以扶羸延塾師以成儁異謹禮教而斥淫祠卓然獨行厥閭四馳其所謂避名而名隨之者乎夫炳蔚之文必珊中而彪外積善之慶恒子燕而孫貽以公觀之則天道之公益可信而無疑矣

敬齋王先生像賛

行素敦乎孝友敬無替於周旋術歆濟倉卑研窮於方技心惟積善間涉獵於空玄怡情風月遯迹林泉德足以稱乎命服望足以重乎齒迮老而無替雖未

獲施于用仁而有後固可以必於天若先生者豈非鄉邦之耆彥昭代之遺賢也耶

王母鄭夫人像贊

事尊章也篤于孝敬侍𡡉御也主於仁慈律已儉勤而不忘於亞亞治家儼肅而每戒於噎嘻是宜其逮子有成與負於和熊之教與夫偕老何慚於弋鳧之詩若夫人者豈非心存乎女誡而行中于壼彜者耶

素菴余翁像贊

仁而靜宜其有年老而健望之如仙瀟若襟懷自有以拔乎其俗紛然機械詎不能汩乎其天分安田里

意適林泉為善者多薰其德知名者皆褒其賢貴蒞
恩隆固有光於命服飲鄉禮而寔無愧于賓筵樂哉
斯翁其將永享乎南山之壽而上應乎南極之躔者
耶

聯佩趁朝圖贊

安成彭公諱廣字深博號約齋明春秋之學中甲科
歷官刑部員外郎興部長抗辯疑獄有執法之稱諱
下字深琢號璞齋用薦歷教撫寧海鹽者其從弟也
亦著賢譽嘗以考績入京與約齋聯佩趁朝因繪圖
之一時之喜公子儆傾介其友袁御憲先生求予為

之贊　贊曰賢哉彭氏兩弟兄春秋家學同師承髫年契分如次生道途雖異俱馳聲兄由甲科職司刑兩言爾矣惟明清秋卿枉法重所輕心知有法寧知卿亢直不愧臺中評忤卿被出卄林祠瀨溪敢與王逵爭百世不泯還齊稱弟由州薦教撫寧遺經日就皐比橫天荒已破螢群英九年功籍書輒盈海鹽尊教加嚴矜囊無長物寒氊青胡公稚譽書吳興材非樸樕堪淇楹當時聯佩趨明達居然雙璧相和鳴易為鴻漸詩鶺鴒拔萃尚見怡怡情史氏作贊貽雲仍後欲論世此可徵

少司成補菴先生像贊

有工於畫者寫今少司成補菴先生像宏嘗拜而觀之可謂似矣然特其外者耳若其存乎中者則豈冊青之所能摹寫哉宏雖不敏嘗遊先生之門沐先生之教而於親炙之餘竊知先生之為人肅敬書之卷首以為贊雖繆悠之說不能髣髴盛德之形容姑致其仰慕之誠

贊曰經綸之文天人之學覆載之量治平之畧親之如麗日和風望之如泰山喬嶽於乎此所謂百代之偉人天民之先覺也

太保謚文憲公摘稿卷之十五 終